

*

染血的地毯、濺上血漬的壁紙，以及手上沾染溫熱液體的小刀讓他回神，自己似乎「弄髒」了家裡。該怎麼辦？他慌亂的尋找著解決方法。自己碰了刀，弄髒了地毯和牆壁，一定會被大人打的。刀藏起來應該不會被發現，但是牆壁和地毯怎麼辦？

啊，他知道了。只要把東西燒掉就不會被發現了吧？對，只要把一切都燒光，就不會被發現了。他艱難地跨過橫躺在地上的幾具屍體，將壁紙隨意撕下扔在屍體旁，並胡亂翻找腳下男性屍體的口袋，找出老是燒灼自己頭髮的打火機，喀嚓。

剎那間烈火吞噬了一切染血的物品，並逐漸擴大，眼見更鮮豔的紅在眼前擴散，他轉身就逃。

他一直不停跑著，像是只要停下來就會沒命似的，在覆蓋層厚雪的無人街道中，毫無目的地一直不停的往前跑。

*

「.....又做了那個夢啊。」猛然驚醒，雷伊摸了把冒著冷汗的額頭，嘆了口氣。身旁的電子鐘嗶了一聲，提醒雷伊現在已經是晚上七點。隨意整理了自己並鬆了鬆筋骨就抄起放在床頭的匕首就準備出門。

「等一下。你不吃點東西再出門嗎？今天我做了玉子燒喔。」在餐桌吃著晚餐的金髮男子叫住了雷伊，而打開門的雷伊並沒有回頭，「不了。」果斷拒絕離開住處，留下掛著無奈表情的男子。

這幾天不斷的夢到過去的事情，尤其是自己鑄成大錯的那一天。雷伊從前偶爾會幻想著自己會因為那件事被警察抓走、甚至被判死刑之類的事情，不過在他從那個噁心的地方逃跑後被大傢伙撿到的這十年，他都像那傢伙所說的一樣，安然無恙。

或許那件事也沉入歷史的洪流了吧。但如果當初自己留在那裡一起被燒死的話，就不會浪費那傢伙整整十年的時間了吧。

這些想法猶如污泥般沉在腦海深處，悶得雷伊甩頭嘗試遺忘這一切，心中卻依舊煩悶。

不知不覺已經走到位於近港口的酒吧，雷伊工作的地方，名為Amapolas的老酒吧。因為時間還早的關係，並沒有想像中的多人，雷伊向在吧台的店長打了聲招呼便繞到了後面的員工休息室。

幾個男人在沙發上貪著舒服的空調打著瞌睡，放在角落的木質看板似乎也沒幾張告示，今天又是和平的一天了啊.....

「呦，雷伊老弟你來啦～」挑染著紫色的黑髮男子一見雷伊進了休息室便從手中的手機轉移目標在雷伊身上，親暱的摟了雷伊的肩膀。

雷伊面無表情的撥開自己同事的手，「今天還是沒事可做？」雖然沒事情做反而對這個社會比較好，不過像他們這種在黑暗中潛伏的老鼠們只覺得無趣吧。

在這個老酒館藏匿的是類似傭兵的集團，以美女店長真理為首，經營著違法人力仲介。暴力討債、恐嚇，甚至殺人放火，只要有錢都有辦法委託，其組織還能存在似乎是因為真理，被雷伊喊做瓦倫姊的店長背後堅強的勢力。

「嘛，最近還蠻和平的樣子啊，沒什麼人會想雇人去殺人吧，最近都只有討債的工作而已，都快發霉了。」名為塞爾頓的男子聳聳肩回應了雷伊，「不過港口那些傢伙最近到喜歡來亂吼呢。」

「浪源會的那些蟑螂就不用管太多了啦，反正只是在刷存在感，趕走就好。」對方的發言讓雷伊想起上周在店外被一群在港口的黑道地痞給纏上，修理一頓才得以回家，翻了白眼回應了塞爾頓。大概是因為這家店是港口區域唯一一個不繳「保護費」的店家，而且內部性質又與

他們類似，才處處騷擾吧？不過Amapolas的人並非黑道，沒有組織利益上的衝突，才只打算把來騷擾的地痞流氓趕跑而已。

「不過現在沒事的話要不要到吧台喝點酒啊？『真理的第一杯酒』你一直都沒去喝吧？我記得你都成年了，再不喝這樣你在店裡上班只能穿女僕裝喔，嘿嘿。」塞爾頓提起了自家老闆的特調，只有喝過並通過真理親自認證的成員才能讓她信服，此時才有在店裡的正式工作以及底薪。因為底薪不少的緣故，只有幾個人一直沒喝下那杯似乎掩蓋了許多秘密的惡魔特調，包括喝氣泡酒也能倒的雷伊。

「.....不，我寧願穿那糟糕透頂的衣服也不要喝那東西，我才不要當瘋子。」因為從沒喝過，所以只有雷伊記下了喝下去的後果。連身經百戰的雷伊見到都會恐懼的副作用，讓酒量特差的雷伊寧願被店長捉弄也不願喝下那杯調酒。「況且我不缺錢。總之沒事的話我要先走了，以免人又多又要被.....」

「啊，塞爾頓和雷伊老弟都在啊。幸好在的還有你們兩個正常人。店長說要人出來支援，你們去準備吧？」在外場工作的服務員打開休息室的門，一見雷伊突然露出不安好心的邊笑邊說，彷彿知道雷伊此時內心的錯愕。「喔？剛剛誰說要走的啊？怎麼，今天應該不需要我幫你了，雷伊小妹？」一旁的塞爾頓早就笑得開懷，不忘調侃雷伊。

「.....不需要！」馬上刷紅臉的青年怒吼一聲便走到一旁的櫃子拿出店裡的「制服」。

今天又要是心很累的一天了.....

*

「雷伊，再陪我去超市買點東西好不？」似乎是難得的休假日，雷伊剛睡醒的下午喬是在家的，「屯糧又要沒了，順便也去麵包店幫你再買些麵包放著吧？這次你自己挑要吃什麼。」喬上前揉揉雷伊睡翹的白髮，換得對方的一口嘆氣。

「行。不過我的話麵包隨便都好，應該沒有必要再特地繞到那家麵包店吧。不是很貴？」以往喬買的麵包都是比幼年時自己吃的還好上許多，但自從去年跟著他一起去麵包店時看到售價都有點糾結。「無所謂啊？既然我家小子不吃我煮的飯，那至少我要確保他吃的麵包是好的吧。」喬捏了把雷伊的臉頰，看著雷伊的臭臉笑了起來。

.....總是被寵溺著啊。每次感受到喬的寵愛時雷伊都會很焦躁，在他的記憶中他是不曾被寵愛且沒有資格得到愛的，所以面對喬，雷伊總是無法理解為何他會一直希望自己留在這裡讓他操心。「.....算了，讓我洗把臉就出門。」雷伊撥開喬的手，便離開了讓他焦躁的對象。

.....煩死了，為什麼我總是會被影響心情。

在喬不斷的猶豫不定以及不斷被不同推銷員詢問是不是父子的採購之旅中，雷伊的精神狀態簡直被耗損的所剩無幾。「殺了我吧.....」拖著疲憊的步伐，提著袋子的雷伊喃喃自語，「這樣就快死了，如果下次清倉大特價你會走不出來喔。」喬愉悅的調侃被精神折磨的雷伊，被回以一記中指。

雖然精神不斷被轟炸，不過喬的心情看起來還不錯，這樣就好了吧。反正只是陪他出來而已，至少能讓他露出愉悅的笑容，什麼都好。

.....不過這樣的笑容在回家前的轉角，望見停在路邊的車以及站在車旁的男人，就完全消失了。雷伊從沒看過，那個自信滿滿的大傢伙，驚慌的表情，但站在另一頭的男人，似乎露出了笑容。臉上戴著的墨鏡看不到眼神，但卻讓雷伊感到緊張，未知的壓迫感從對方的身上散出，彷彿是準備進入戰鬥的敵人。

「.....為什麼不先說一聲你來了。」片刻，喬終於開口，警戒的姿態防備著對方。「嘛，何必呢？跟你說的話你會大費周章跑來接我吧，我也不需要大製作人親自來接我。不過.....」

男人拿下了墨鏡，銳利的灰眸盯著喬，嘴角揚起，「見到老朋友怎麼會是這麼兇的表情呢？好像有點過份呀，喬。」

那雙灰眸，讓雷伊確信了那股未知的壓迫感來源。

「.....是壞人。」

*